

● 嘉兴

养老院来了个05后“凌妹妹” “i人”成了“团宠”

清晨6点，嘉兴桐乡乌镇椿熙堂照护之家养护院。凌姝仪弯着腰，凑近张奶奶的耳边，声音轻柔：“嬢嬢，昨晚睡得好不好呀？来，我们换个纸尿裤。”个头小小的她动作利落，翻动、抽换、抚平，一气呵成。

2005年出生的凌姝仪，脸上还带着稚气。今年从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毕业后，她成了养护院里最年轻的护理员。

凌姝仪学的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。当初选这个方向，是因为爷爷身体不好，家里人照顾得既吃力又不专业。“可惜入学第一年，爷爷就走了。”说这话时，她眼眶微红。

“其实，我是个i人，家人知道我选这个专业，都挺意外。”凌姝仪说，这份工作让自己变得更开朗，“我也交到了自己的‘小姐妹’。”

她口中的“小姐妹”，是院里一位奶奶。老人家总拉着她讲家里的事，细细叨叨，一遍又一遍。“其实翻来覆去都是那几个故

事。”但凌姝仪每次都耐心听完，点头，回应，从不打断，“老人家要的，不过是一个愿意倾听的人。”

有时候爷爷奶奶们还会把院里的积分币偷偷攒起来塞给她，“给孙女花”；还有位奶奶非要把自己的“金镯子”摘下来给她。当然，这些“宝贝”，她总是悄悄放回原处。慢慢地，她成为了全院的“团宠”。

“这一行非常缺年轻专业人才。虽然辛苦，但每天被爷爷奶奶真心对待，这份工作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”凌姝仪说。

采访临近结束，记者问她，现在有这么多“爷爷奶奶”，是什么感觉？凌姝仪想了想说：“就是——有好多好多家人了。”

据桐乡发布微信公众号



● 台州

老人两柜毕生藏书 “漂”向最契合的归处

假如书籍离开了主人的书房，可以漂向哪里？

最近，台州临海一位老人留下的223册藏书，以一种浓厚而庄重的方式，真正“漂”向了它最契合的归处：台州市图书馆。

老人名叫梁方，一生从事地方志工作，曾任《台州地区志》副主编，出版过《台州特产志》等书。

2020年，梁方去世，女儿梁东红在整理遗物时，发现父亲的存折里仅有几十元，书房两个柜子里，却装满了书。这些书大多与方志相关，有浙江省各地市的地方志、台州各县（市、区）的地方志，有文化、水利、军事等专题志书，也有天台山、三门湾等特色点位的相关文献。

这两年，退休后的梁东红发现，父亲留下的这些书里有不少珍贵的图文史料。

斯人已逝，如何处理这些藏书？梁东红与母亲商量，不如捐赠出去，这样能发挥它们的最大作用。梁东红通过朋友，联系上台州市图书馆首席专家、原馆长毛旭，促成了书籍捐赠。

台州市图书馆很重视这批书，该馆地方文献部副主任



张艳婷带着两名工作人员，驱车赶往临海，将精选后的藏书，连同梁方生前的相册、证书等，一并带回馆内。

“这些书是父亲一辈子的的心血，如今能有一个好的归宿，我们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。”梁东红说。

毛旭介绍，这批藏书首先要全部录入馆藏系统，经过整理、编目，让它们真正成为图书馆书籍的一部分。同时，馆内的地方文献室还将设立“梁方先生捐赠图书专柜”。

“一本书只有被需要，它所承载的知识和记忆才真正活着。”毛旭说。

据浙江在线

● 宁波

把市井烟火写进诗里 90后社工圈粉30万

近日，宁波鄞州区东郊街道海悦社区“90后”社工陈洁，以笔名孟歌浅创作的首部诗文集《又见春天》，登上抖音商城中国现当代诗人人气榜。这本书面世仅半个月，首印3000册迅速售罄。

全书以12个月份为脉络，用166首诗歌搭配12篇月度随笔，串联起四季流转、人间烟火与自我成长，是陈洁一年多生活与心境的沉淀。书名背后，是她自己的人生顿悟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这位社工诗人本科学的是金融工程专业。“金融工程多是固化模式和标准化流程，我性格偏感性，更喜欢艺术、文学。”

大学毕业后，陈洁当了7年小学科学老师。与孩童相伴的讲台岁月，让她积攒了满满的温柔与共情力。2025年7月，她考取社工岗位，负责海悦社区的文体活动策划与基层服务工作，这也成为她创作的土壤。

2022年年底，陈洁开始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原创诗作，她特意关闭了平台的熟人推荐功能，只当作私人备忘录，从



未想过会收获关注。无心插柳的笔墨，却意外击中无数网友的内心。她的文字温柔质朴、贴合人心，慢慢聚拢起近30万粉丝。

当下AI写诗日趋成熟，而陈洁凭着诗作短视频出圈，她认为核心便在于“活人感”与共情力。

世人常说，少年心气终将被岁月消磨，但陈洁不以为然。

“我慢慢发现，少年心气并不受年龄限制。”陈洁深有感触地说，“只要心里有热爱、精神有寄托、生活有奔赴，那份纯粹、热烈、鲜活的初心，就能找回来、重新生长。”写作，便是她找回自我、重启心气的支点。

据《钱江晚报》



● 金华

14岁儿子一句赌气话 爸爸三伏天带他跑外卖

最近，短视频平台上，一对父子体验送外卖的视频火了。金华义乌的一位父亲因为儿子一句“我以后去送外卖”，就真的带着儿子在三伏天里跑起了外卖。

这位父亲名叫郝杰，目前在义乌做生意，儿子小郝今年14岁，在义乌读初一。平时，郝杰总觉得儿子“成绩不咋地，没啥上进心”。有时念叨多了，儿子会突然说：“大不了我以后去送外卖。”

郝杰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，要是觉得送外卖容易，那就去试试。暑假到了，他跟儿子提议：“我带你去送外卖，你敢不敢？”儿子一听，当即同意。

一开始，郝杰就立下规矩，启动资金100元，接多少单、送多少单，路线怎么走，钱怎么花，全部由儿子说了算，自己只负责骑摩托车载他。郝杰陪儿子熟悉流程后，就全部交由他独立处理。从一次单到一次两三单，上楼送餐、联系客户，全部由儿子自己搞

定。郝杰说：“他操心所有事，我反倒轻松。”

起初，郝杰想的是让儿子吃点苦头，但下定决心带他出发的那一刻，心态却悄悄变了。他更想陪着孩子一起完成，要是这么苦、这么累都能坚持下来，以后遇到再大的坎，也一定有底气扛过去。每天看着儿子满头大汗地爬楼送餐，郝杰也很心疼。即使偶尔闹了矛盾，也是儿子过来哄他、安抚他，拉着他继续跑。

“我从前完全不了解他，没发现他能吃苦，有韧劲、有责任心。”郝杰说，之前父子俩没什么交流，如今跑外卖，每天挤在摩托车上，想不说话都难。儿子也承认：“以前见到爸爸会拘谨害怕，现在相处很放松。”跑了近20天，僵持多年的父子关系竟意外得到修复。

目前，父子俩跑外卖的体验告一段落。“孩子要预习新课、刷卷子，还要练中考体育项目。”郝杰说。

据中国义乌网